

# 悼李浴日先生

葉青

文化友人李浴日先生底詳細情形，直到現在，我還是不知。因為我之認識他，是從文化方面；而與他往還，也是從文化方面的緣故。

第一個事實，就是他對於國父戰爭理論的研究。我研究國父遺教，凡有關國父的著作，都很注意。他對於國父戰爭理論的著作，我尤其注意。因為這一類的書是太少了。實際上可以說是沒有。

我們從清末開始革命以來就講求革命方略，而為革命方略之一重要部份的戰略戰術，尤其國父領導革命所用的戰略戰術，迄無研究它的著作問世。國父在民國初年著「建國方略」沒有完成，北伐成功便應實行建國方略了，而與建國方略有關的軍事建設，或國防建設，尤其國父在這方面的主張，亦無系統研究，並出版專書。我們從國父逝世後便研究他底遺教，在一般方面著作較多，在專門方面著作較少，而關係重大的戰爭理論，竟無人問津，以致沒有專書行世。那末李先生對於國父戰理的著作，不值得注意嗎？

他底這本著作，最初叫做「中山戰爭論」，是三十二年出版，三十二年再版的。那時我一見到便把它買了。他辦世界兵學社，刊行一個雜誌，我也選購過幾期。這是我知道李先生之始。但是沒有機會見面，所以不認識他。三十七年，他把「中山戰爭論」改名「國父戰爭理論」出版。我在書店內見着了，翻開序言，知有所修正，又買了一本。四十一年，他又把「國父戰爭理論」改名「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出版。看它底序言，似又有修正，於是又買了一本。

過去買來後都沒有看。我買書很少即刻看的，

除非與當時研究底問題和寫作底計劃有關係。四十二年我寫「三民主義概論」，在「三民主義底實踐方略」編底「革命方略」章和「建國方略」章，共有三節須要參考「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我把它看了，覺得是獲益很多。

現在要說的，是李先生底「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一書，從三十一年用「中山戰爭論」出版以來

，迄今有十四年之久，尚不見有第二本類似的著作出版。那末李先生就是國父逝世以後研究遺教三十幾年中第一個也是唯一的闡揚國父軍事遺教的人了。而他底「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也是這三十幾年中第一本也是唯一的闡揚國父軍事遺教的書了。

可見李先生底研究和著作有創造底意義。那末他對於國父遺教和軍事理論還沒有很大的貢獻嗎？很明顯地是有了。我對於他發生興趣，而樂與往還，即在於此。因為我們對於有貢獻的人，尤其在以三民主義立國的情形下對於研究國父遺教而有貢獻的人，是應該表示敬重的。

我認識李先生，大致是在南京居住的時候。到

臺北來，見面的機會較多。他曾約我和其他一些友人，發起一個文化聚餐會。最初，每月聚餐一次。他很熱心，以為能夠「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因此，差不多每月相會一次。以後，大家都忙，聚餐漸少，會面也漸少了。

李先生富於文化興趣。他辦世界兵學社，出版「世界兵學雜誌」，並出版兵學書籍。大陸失陷，來臺灣後，他恢復世界兵學社，出版「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外，還出版「孫子兵法新研究」，「克勞塞維慈戰爭綱要」，「兵學隨筆」等書。不用說，這些書都是他底著作。他是一個兵學家。以後，他又辦「戰鬪」月刊，研究戰理，鼓吹反攻，以復興革命，完成建國，他底文化工作是很切合實際需要的。

「戰鬪」發刊後，李先生常常向我要文章。或者會面即談，或者寫信來說，總是沒有停止過。可惜我因為講的時候多，寫的時候少，所以給他寄的文章十分有限。這實在是對不住他。現在他竟死了，突然地死了，我回想起來，非常抱歉！

他底死，是我們底一個損失。很明白，是國父遺教底損失，是兵學底損失。如果他多活一些年歲，對於國父底革命戰理和兵學必有進一步的研究，更大更多的貢獻。這是可以斷言的事！惜乎他死了！這不是癡志以歿嗎？

後死者甚多。但是研究的人各有目的，各有計劃。不研究的人始終不研究，他寧肯浪費時間和精力。那末誰來繼續李先生研究國父戰理和兵學呢？所以李先生底死是我們底一個損失，一個很大的損失，不可再補的損失！